

悲情杨派暖人间

楊飛飛

海上谈艺录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凌寒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悲情杨派暖人间

凌寒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情杨派暖人间/凌寒著. —上海: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 2012.4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1072-9

I. ①悲… II. ①凌… III. ①杨飞飞(1923~2012) - 评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0280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上海出版业基金会** 资助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责任编辑 陶 晨 翟 勇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悲情杨派暖人间·杨飞飞

著 者 凌 寒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072-9/J.689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杨飞飞艺术照



沪剧《孤岛血泪》中饰金媛



与丈夫赵春芳



丈夫赵春芳（中）与大儿子赵乐羊（左）、小儿子赵琼（右）合影



与女儿肖国英



小儿子赵琼



喜添第四代



沪剧《为奴隶的母亲》中丈夫赵春芳饰温秀才



沪剧《为奴隶的母亲》中大儿子赵乐羊饰温秀才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杨振武

副主任 陈 东 吴贻弓 宋 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杨振武 吴贻弓 何 麟 何承伟

宋 妍 迟志刚 张元民 张建亚 张晓敏

陆在易 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 凌桂明 程海宝 谭晶华 穆端正

“海上谈艺录”丛书顾问委员会

主 任 王仲伟

副主任 杨益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伟 江明惇 杨益萍 周慧珺 戴炜栋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目 录

艺术访谈

留得杨派在人间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初登戏台	027
第二章 婉娥申曲	034
第三章 杨赵之恋	040
第四章 文滨剧团	048
第五章 第一悲旦	055
第六章 胜利果实	061
第七章 杨派问世	067
第八章 果实成熟	076
第九章 文革时期	088
第十章 战胜死神	094
第十一章 金唱片奖	109
第十二章 回首经年	122
第十三章 桃李芬芳	132
第十四章 晚年生活	144
尾 声	157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65
后记一	173
后记二	176

艺术访谈



大俗即大雅。沪剧演唱者在旧社会被称为戏子，但在新社会被称为表演艺术家。对于一个真正爱好沪剧的人来说，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助沪剧舞台唱出自己的心声，为广大的沪剧爱好者提供精神食粮。

——杨飞飞



2008年荣获“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

留得杨派在人间

时间·2011年6月—9月

地点·杨飞飞寓所

采访人·凌寒

被采访人·杨飞飞、赵琼

一生从艺创杨派

在6月的黄梅雨季，我打着一把遮雨伞，走在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里，根据市文联提供给我的地址，在那一排排的老房子里，寻找着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杨派”创始人、沪剧“第一悲旦”杨飞飞老师的家。我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这个门牌号码。经过一条非常陡峭的木质楼梯，我看到了德高望重的杨老前辈，还有她那最小的一个儿子——赵琼。

带着崇拜和好奇，我和杨老师开始了长达3个小时的访谈。已经89岁高龄的杨老师虽然身有小恙，躺在床上，但是精神却很好，提起心爱的沪剧表演，更是滔滔不绝。

凌寒（以下简称凌）：请问杨老师是怎么会选择沪剧这一行业作为终生职业的呢？一开始就是学的沪剧吗？

杨飞飞（以下简称杨）：不是，我一开始学的是文明戏。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原是南货店店员，后来常年失业。母亲又有残疾，只能在油灯下给人家做袜头赚些钱，难以养活我们兄弟姊妹6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八九岁时，就想自谋生路，赚钱糊口。我和邻居几个女孩子接连去几家厂询问想当童工，都因年纪小没有结果。我虽然没有条件读书，但接受能力和模仿能力却相当强，只要看过的戏，我都会哼几句。尤其那出《五子哭坟》，我最喜欢唱。我长了个大嗓门，唱得又脆又亮。邻居们听了都说，这么聪明的小女孩，干嘛不送去学唱戏呢？就这样，1935年，我13岁时，通过小阿姨侄子（他是南方歌剧里拉胡琴的）的介绍，正式拜文明戏老先生胡铁魂为师。我的原名叫翁凤清，学唱文明戏要有艺名，开始师傅为我起名胡美琴。后来，文明戏团内有个编剧叫朱义的很喜欢我，提议我姓翁名飞飞，叫起

来响亮，意思也好，一飞冲天。从此我挂牌艺名叫翁飞飞。

凌：什么是文明戏？能详细说说在表演文明戏的时候您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吗？

杨：那时的文明戏俗称“洋装文明戏”，台上所讲的语言是苏州话和普通话（当时叫国语），我老师是当家老生，但不带班，后台老板是柯天影。我师娘胡素琴是演风骚旦的，在《倾国倾城》中演皇后一角。正场花旦是徐纫秋，人很文雅。还有一个花旦是徐素英。记得拜师没几天，老师看我比较聪明，就让我在《倾国倾城》中扮演太子一角，由老师口传，教我12句普通话，还对我讲了规定的情景和如何表演。老师对我讲了情节，我上台后居然一点也不怯场，台词没有讲错一句，而且讲到“叔父你要救国民啊”的时候，双脚朝地上一跪，双手抱着叔叔的脚，眼泪夺眶而出。顿时台下一片唏嘘。我初上台就演得这样成功，从此班子里童子生一路角色基本上都叫我演了，特别有时戏中演到“开堂子”时，我就更能发挥特长，因为剧中人要唱小调，而我各种小调都会唱几句，像“宁波文戏”——《哭老公》等，我一个人就要唱五六出，所以我在表演方面，实际是在文明戏时已打下了一些基础。后来这个文明戏班子进入大世界演出。大世界的四个楼面，从一楼到四楼，各种戏曲都在这里演出。当时艺人可以互相串场观摩。我就像老鼠跌进了白米囤，一有空就往各个场子跑。什么京戏、绍兴戏、宁波滩簧，我看了都会哼上几句。

凌：你们那时有工资拿吗？

杨：我刚拜师时是没有工资的，但唱堂会可以拿到4角钱，工资是直到后来要离开老师的时候，才有3元的月规钱。拿到钞票时心里高兴得无法形容，自己一个铜板也不舍得用，全部贴补家里。

凌：您这么孝敬家里，难怪儿子也这么孝顺，都是言传身教啊。那么后来呢？

杨：“八一三”后，上海时局混乱，老师就离开了原来的班子，准备去跑码头。因为我年纪小，又是个姑娘，带着不方便，就把我托给王呆公带班的戏班子，后来又转到了蒋呆儿的班子里去。我在文明戏里前后共演了3年左右，共事的演员花旦有张翠霞、钱爱丽，小生有王君玉、胡君安，其他演员还有范素琴等。我是小孩，当然艺术上经常受到他们的教导和指点。

凌：您后来怎么又会改学沪剧了呢？

杨：我改学申曲，主要是受了朱炎的启发和影响。朱炎当时是文明戏里的排戏老生，是他告诉我“大世界”底层有一个“儿童申曲班”，都是15岁左右的小孩

在唱申曲，很有趣。听后我就经常乘角色上下场的间隙跑下去看“儿童申曲”的演出。一天，我们文明戏台上正演《王文与刁刘氏》，我演慧兰，化了妆，扎了辫子又溜下去看申曲。正巧是汪秀英主演《杀子报》，唱得好，做得也好。我被她的演唱完全吸引了，忘记了自己还要演出。结果上面要演“开公堂”一场戏，慧兰是关键人物，但我“失踪”了，急得大家四处找寻，朱炎猜准我肯定又在看“儿童申曲”，所以直奔申曲场，一把将我拖上去。误场后我吓得躲在后台角落里，响也不敢响。心想：今朝总归苦了！谁知出我意料，大人们并没有对我怎样，只埋怨了几句，也就过去了。误场事件后，朱炎看出我已经爱上了申曲，于是就对我说：“依既然介欢喜，那么还是我介绍你去学申曲吧！”他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因为申曲有唱，文明戏都是讲的，整台戏没几句唱，满足不了我想演唱的表演欲。正好王呆公想捧自己的女儿，我在不在他无所谓，这样我就离开演出达3年之久的文明戏戏班，开始改行投师唱申曲。

凌：听说丁婉娥是您的老师，那您怎么会拜她为师的呢？

杨：从文明戏班出来后，我在家大约空等了半年左右，朱炎介绍我拜丁婉娥为师，但丁要100元拜师金，我家里拿不出。当时我阿姐有个朋友叫三因，是顾泉笙的学生，知道这事情后，就说介绍你去拜顾泉笙为师，可以一文不要。于是就去回绝丁婉娥说拿不出拜师金而不拜了。谁知丁婉娥老师说，不拜师不行，因为已经向前台说过聘请的一个新演员要来了，并给我做好了一套红的二面缎服装，还在《火烧百花台》中安排我担任大小姐一角，故而一定要拜丁婉娥为师，条件可以降低到“压贴钱”不要，只买香烛、馒头糕，并讲好第一年所赚钞票全归老师，第二年、第三年一人一半。

凌：那时您多大呢？

杨：我拜师是在1938年阴历二月初八。那年我16岁，即参加“儿童班”及“大人班”演出，前后约半年左右。

凌：您的本名是翁凤清，后来取艺名翁飞飞，那最后怎么又叫杨飞飞了呢？

杨：拜师按规定要改姓，丁婉娥当时的丈夫叫杨炳华，丁老师为了尊重自己的丈夫，就把学生的姓改成杨姓，就这样“杨飞飞”的名字从那时起就一直叫到了现在。

凌：那当时你们在“婉娥儿童申曲班”学唱戏苦不苦呢？还有哪些一同学习的师姐妹呢？

杨：当然很苦了。我们在“婉娥儿童申曲班”受到严格的训练。丁老师有个规矩：当天教当天必须学会，如果背不出、唱不好就要戒尺伺候。记得拜师的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学戏，由“儿童班”里的丁贞娥教我唱一只《双人开篇》，内容从一唱到十，再从十唱到一。中午汪秀英拿了把胡琴帮我“套家生”，教我出口起唱只要记住一记板、二记板的特征，日场就上台唱了。当时“儿童申曲班”里由小婉娥（丁是娥）顶正场，挨下来是小秀英（汪秀英）、小秋秋、丁贞娥、小介林等。丁婉娥老师平时教徒是很严格的。有一天，丁老师坐在当中，我和阿是娥分立两旁，戒尺就放在桌上，由阿是娥教我《摘石榴》，她一只“肩胛”教一遍，我跟着学一遍，不清楚可以问，然后再教第二只“肩胛”。记忆中老师要我在一天之内把《摘石榴》全部学会，于是只能晚上睡在阁楼里再向阿是娥请教。

凌：所以您经过多年这样的勤学苦练，才练就了一套唱演俱佳的真功夫对吗？

杨：当时唱戏是没有扩音机的，为了要练就一副唱得响、送得远、听得清的好嗓子，我每天提早到场子，一个人站在台上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练唱。晚上大世界散场，京剧场子很大，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唱给一位开电梯的老伯伯听，请老伯伯示意评定，我在台上哇哇高唱，老伯伯在最后一排静听，如听不清老伯伯就摇头，听见了就挥挥手。有时还去问开电梯的老伯伯：“我在台上唱，依听得见吗？喉咙响吗？字清楚吗？”

凌：那唱戏除了苦练，还有什么技巧？

杨：我从小喜欢悲剧，为了要演好人物，常常对着镜子做表情，睡在被窝里闷唱。我在年轻时就感悟到演悲剧的真谛。我认为感情的东西没有技巧可言的，用你自己的感情去体会剧中人的感情，将心比心，作为演员，自己不感动自己怎么去感动观众？必须自己要掏心掏肺才能感动观众。

凌：那您勤学苦练，天赋聪明，丁老师有没有特别器重您？比如都是让您演主角、挑大梁什么的？

杨：刚开始学艺，哪有挑大梁的说法。不过我在“儿童申曲班”里，大都是唱开篇和做大戏中的配角，小戏没有开过。我进“儿童班”不多时，“儿童班”就宣布解散了，丁老师叫我进“大人班”，老师是班里的当家花旦，小生是解洪元。有一次演《玉蜻蜓》，我演芳兰丫头。重头戏是邹月娥唱的，一天邹突然病倒，临时决定第二天由我顶上去，于是丁老师对我说了大概戏情，并规定我第二天至少唱半小时，我回家后挖空心思想句子，幸喜我到申曲班后也曾学到些关子，到了第二天